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之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二

史浩

洪适 曾孫芹

葉顒

魏杞

蔣芾

父典祖

陳俊卿

虞允文

梁克家

曾懷

新增

葉衡

趙雄

王淮

史浩字直翁鄞人登進士調餘姚尉高宗時歷温州教授太學

正轉對勸早建儲帝謂有川之才除祕書郎權建王府教授兼

直講因講周禮膳夫掌膳羞之事惟王及世子歲終不會至酒

正掌飲酒之事惟王及后歲終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

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擢爲宗正少卿

值金亮犯邊上親征浩議王不當總率師徒惟當朝夕奉侍左右以供子職上嘉嘆以爲真輔導遂令扈蹕如建康凡請王任元帥爲居守者皆不聽皇太子立除浩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受禪遷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尋除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言趙鼎李光岳飛之冤皆復官爵錄子孫獨與張浚議論不合浩欲城瓜步采石浚謂不守淮而守江示敵以弱不若先城泗州遂與有隙凡所規畫悉阻之又欲盡棄陝西虞允文力爭不聽詔吳璘罷守德順寮屬交諫不可璘以上初卽位不敢違將士被迫略死亡大半怨恨不勝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帝有意恢復從浩議以布衣李信甫爲兵部員外郎賁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許以封王世襲多出其謀浚欲請上幸建康浩陳三說不可退而詰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

嘗試以圖僥倖。浚知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因奏乞出英斷。竟遣邵宏淵、李顯忠出兵。浩怒。不出三省語。陳康伯欲求去。御史王十朋劾其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避賢。欺君誣上。出知紹興。乾道六年。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奉祠。不召者十二年。復起兼浙東安撫。母喪。服闕。知福州。淳熙四年。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永國公。五年。復爲右相。入見之日。奏以蒙恩再相。務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宜有黨。惟忠人主乏知人之哲。宰相無擇材之鑑。今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何黨可言。有詔。近來朝廷過於忠厚。凡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必擇相。相必擇人。懋賞立於前。誅戮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曾覲持以示浩。浩奏。唐虞之世。惟聞流竄黜陟。未聞有誅戮之科。下至秦漢。

始有此議。本朝列聖相傳。與三代同風。臣恐議者悞欲行刻薄之政。而歸過祖宗。不可以不審也。時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擒亂首送獄。上恐軍人有詞。欲取軍民各一梟首。以徇。浩言。黔首尤爲可畏。今掠人奪貨。鬪鬪者。軍人也。若陸慶童市人。特與抗鬪。可同法乎。上怒。以爲比秦二世。遂罷政。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經筵畢。將告歸。力薦江浙之士十有六人。後皆擢用。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御筆。以明良慶會。扁其閣。明年入謝。賜宴于內殿。光宗卽位。又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德厚元老之碑。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爲人性寬厚。嘗以

德報怨不念舊惡所擬陳之茂進職莫濟掌內制二人嘗毀浩不較也四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

洪适字景伯皓之子恩補修職郎除勅令所刪定官改祕書正字以父忤檜出通判台州垂滿父復謫适亦論罷往來省侍者九載父卒哀毀服闋起知荆門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蠲他州代貢禮物闕試闈以復舊額官田不種者免輸租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常平茶鹽言役法不均之弊駕征金亮覲于金陵言官田之害百姓逐食于淮今各懷歸而田產爲官鬻請聽以價贖還亮斃又疏葛王立諸國未必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戶部郎中總領江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用兵饋餉繁夥

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直太常兼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具沿革十一條言陛下修飭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皆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俸之患乞仍令兼帶如閫職兼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遇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人金再犯淮羽檄杳至書詔填委咨訪騰荅率稱上旨孝宗自此有大用意金旣尋盟爲賀生辰使接伴高嗣先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奏李林甫死諸子皆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孫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不當再與宮觀帝寢其命适復繼進檜黨巫伋莫伋余堯弼遷復之命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錢端禮虞

允文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叅知政事
御史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卽蜀中取鐵錢淮上行
用适言其不可上問其故荅曰今每州止得千緡以萬戶計之
每家才數百耳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
害上以爲然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
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乞
休林安宅因前事論之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尋起
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八諡文
惠自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驟居相位然無大建明或謂黨湯
思退又謂言張浚妄費以此罷相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子孫
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子九槻秘褶修楨
桴檻棟樑曾孫芹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自南平司法改欽

州教授入主三省架閣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博出通判南
劍入爲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丞相程元鳳薦其地望進兼
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
書舍人繳還丁大全罷相制命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
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沈炎乘上怒攻吳潛芹復
繳奏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其慷慨敢
言類如此天下以爲無負迺祖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
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行世

葉顥字子昂仙遊人登進士爲南海尉巡檢獲盜十餘歸功於
顥顥謝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吾不忍爲也帥曾開善之
擢知貴溪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稅後從其請分
爲九等六邑各視爲式改知上虞凡徭役令民自推甲乙不以

付吏催租各書其數無逾約者帥曹泳拔爲諸邑最賢正中薦其靜退召見諭國儲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獻悉以充賦繩湯思退奴屠酷犯法思退不悅移知常州初至無旬月儲甫期餘緡錢二十萬耻以利易賞不敢獻上視帥建康道毗陵賜對舟次言故相張浚久謫無恙天故留之以貽陛下名爲右司郎官孝宗立遷吏部侍郎上以七司尚多弊事令權尚書與郎官編七司條例書成上嘉之令刻板頒示乾道元年簽書樞密院事臘月拜端明殿學士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責武臣累俊彥以利求進言沙田不勝其擾蘆場已稅帝併爲罷之御史林安宅請用鐵錢願言其不便安宅啣之與王伯庠誣奏其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賄得監鎮江大軍倉知臨安府

王炎案之無實狀。二人坐貶。願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召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燁。林光朝。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與不用耳。願謝曰。誠如聖訓。今日在朝。雖未見共驩。管蔡亦有竊弄威福者。上問爲誰。以龍大淵對。時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叅政同知國用事。願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無事則費財。有事復不可用。雖已汰去。旋卽招之。善生財者。祇辦費民財爾。誠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矣。上又以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欲遣王朴廉其姦。願謂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三年冬。至郊而雷。引漢故事。上印綬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至家不疾而

薨年六十八贈特進諡正簡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
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儉安田宅不改其舊友
人高登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與顯同邸顯摘令逸去登曰
不爲君累乎顯笑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卽爲登具舟登竟得
脫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知涇縣錢端禮薦其才
名對擢太府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奏爲叅議官考功員外郎
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爲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
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
隨事盡可陛辭奏臣將出疆敢不努力萬一金人無厭願速加
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方擁兵闚淮
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覲國書杞言國書御前所封

見金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等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要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未知復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恐賤國體格事機仍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哀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未能必勝昔人有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以不屈使命慰籍甚渥驥遷起居舍人給事中乾道二年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踰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鵬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田食功養廉借之尚

不可矧奪之乎。上是其言。時方銳意恢復。杞復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卒。贈特進嘉泰中謚文節。

蔣芾字子禮。曾祖之奇。祖堦。官至侍從。父典祖。以蔭調饒州司錄方臘起。白州將糾吏卒緝賊。具盜不敢窺。以功遷知武陽。乃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濫。埽具輒潰。與祖躬爲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過縣。勸使走避。自以世受國恩。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因斬以徇。始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大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咸以慆死。詔贈朝散大夫。芾登紹興進士。遷累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孝宗初。簽書樞密院事。

首奏加意邊防又奏選拔將才於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科簡歸正人使赴敵仍以北人將之令深入山東或南出荆襄乾道中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奏方今養兵太冗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衆紹興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汰陳敷兵三千戚方兵四千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置借給如故名雖減於內實添於外何益之有又招兵耗蠹愈甚臣嘗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不下四百餘若權停招兵一二年俟財用稍足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進呈邊報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思其人值南郊罷葉頤魏杞芾採衆論參以已見爲籌邊志進上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國用等使以喪起復轉左僕

射力辭平日本皆空言不十年致位極貴實不能任兵事有密
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帝奏天時人事未至不可遽舉竟
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落
職建昌軍居住期年卒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沒執喪如成人登
進士授泉州推官服勤職業適郡中火諸掾屬方聚飲他所守
汪藻走視皆以後至被詰俊卿不肯自異托言假其輿卒以行
藻服其能任過秩滿不附秦檜轉南外睦宗院教授檜死召爲
校書郎孝宗居潛命擇端厚靜重之士輔導除著作佐郎兼王
府教授講經之暇輒寫規戒正色侍立王好鞠戲誦韓愈諫張
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及殿中侍御史上言人主以
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

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綱紀正而號令行矣韓仲通本以獄
事附槍寃濫無辜今槍黨盡逐仲通獨留劉寶總戎京口恣指
尅且拒命詔抵二人罪又言宰相湯思退上不當天心下不厭
人望故冬日無雲而雷亦能之有讒張浚陰蓄異志俊卿言浚
得人心服士論爲其忠義有素白首不渝反是則人將去之誰
復與爲變上始悟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請按軍法俄權
兵部侍郎詔整浙西水軍有李寶膠西之捷又治淮東屯堡流
亡安輯值金新主立來歸故地俊卿奏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
威日彊歲幣可損今雖得故疆未必能守亦虛文而已因陳選
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勝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
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
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時上銳志興復知俊卿忠義沈

靜有謀甚倚重之命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知建康府事奏吳
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而不決此危道也莫若分遣舟師
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
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因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
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除禮部侍郎參督
府事浚謀大舉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多聚糧迨地諸將咸
請先其未發而動已而兵潰橫議播奪尹穡欲罷浚都督改爲
宣撫俊卿奏言浚果不可用願別選賢將若欲責其後効而乃
削其重權寘之死地人情解體何効可圖上悟仍命浚都督俊
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奉祠及思退寮太學諸生
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除吏部侍郎同修國
史論氣節立事之本人有氣節雖小過失猶當容之若有才而

邪佞不足用也。錢端禮窺相位，遣客密造俊卿，深拒不納。翌日進讀寶訓，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端禮憾之上，將游獵白石并好鞠戲，引漢桓靈唐敬穆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上謝曰：「備見忠譴，朕決意川卿矣。」拜同知樞密院事。曾覲龍大淵得倖，竊威福。俊卿公見外，不交一語，併謝其謁。尋奏以漏洩上語逐之。中外快其有謀。金移文取俘獲叛亡俊卿報以誓書，言俘獲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兩淮民上國俘獲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遂寢。鎮江帥戚方刻削軍士，奏罷之。併憇內侍陳瑤、李宗回三年，拜參知政事。四明獻銀鑛，上欲召冶工入禁鍛之。俊卿奏：「帝王當務大畧，一鑛何足自治？恐爲有識所窺。」又奏：「梁克家莫濟不宜補外，洪邁曾覲不宜召居左右及減福建鈔監罷江西和糴，蠲廣西折米監錢并諸。」

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時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
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又矯詔增築城俊卿論之琪坐削
秩罷去內官張方以禁中密旨直下諸司事覺俊卿請自今百
官承御筆必須奏審方行內諸司多不樂揚言禁中取一飲一
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俊卿奏辨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
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哉同樞劉琪進對激切忤旨
命奉外祠密奏陛下卽位以來納諫評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
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也上色悔
久之命琪帥江西俊卿退亦自劾手札留之四年拜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以用人爲已任每朝士及牧守自
遠至必詢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
抑奔兢或才望可用資歷尚淺密言於上未嘗語人薦虞允文。

才堪大用。至則已爲左相。以右居之。允文建議遣使金請陵寢。俊卿以爲未可。上御弧矢。致目肯自劾。輔相無狀。虧損聖德。宗社生靈繫陛下。一身願永爲後戒。曾覲不欲爲浙東總管。俊卿力持之。怏怏而去。張說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勅出復留。說皇恐來謝。俊卿竟不與。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薦應辰剛毅正直。可大任。上竟出應辰守平江。明年上手札申諭陵寢之議。俊卿又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竝不知激昂奮勵。仰贊聖謨。然欲計其萬全。乃可卽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卽福州。陛辭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後遣使往。果不得要領。俊卿在福嚴於治盜。海盜晏清。運判陳峴議改行鈔鹽法。俊卿極言與淮浙異。遂不果行。踰年請祠歸。惟敝屋數楹。淳熙二年再知福州。除特

進起判建康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言曾覲王抃
招權納賄侍從臺諫多出其門用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
結勘內批改正毋敢爲陛下言者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
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又言臣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
安惟風俗大變向者奔競權門士大夫十纔一二猶畏人知今
公然趨附十已八九不復顧忌矣朝辭命二府飲餞再蒞建康
政尚寬簡罷無名之賦父老便之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致仕十三年十二月薨年七十四上聞嗟悼輟朝贈太保諡正
獻爲人孝友志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
若不出口在朝正色危言分別邪正勢無顧避所奏請皆關治
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熹不遠
千里哭之爲狀其行有集二十卷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父祺政和進士仕止太常博士漳州路
運判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及長丰姿雄偉長六尺四
寸慷慨磊落多大志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初蔭入
官母喪哀毀骨立旣葬朝夕哭墓側有兩鳥來巢枯桑念父鰥
且疾日侍左右不赴調者七年父終始登進士除彭州通判權
知黎與渠州以舍人陸遠薦召對首言士風日敝以文章進必
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
任重致遠又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秘書丞累
遷禮部郎官紹興三十年借工部尚書充金國賀正使先是金
亮預隱畫工圖臨安山水以歸見允文語曰我將看花洛陽又
見運糧造舟者多允文還奏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
備禦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言三衙管軍不可充以宦寺宣和

明受厥鑒未遠上悟立罷之時金亮自將渡淮號百萬兩淮盡棄亮率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劉錡措置淮西李顯忠代王權措置淮東葉義問被旨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命往蕪湖趣顯忠交軍且犒師時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權敗兵猶在采石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立道旁允文度敵勢已迫若坐待顯忠則誤國事乃立名諸將激以忠義言金帛告命皆在朝廷命我專待有功衆奮然曰今既有主請以死戰出至江濱見江北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紉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中譟者言前一日祭天期以明日渡江鼓吹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人皆謂公受命犒師不命督戰他人壞之公獨任其咎乎允文叱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下令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

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宋軍。戰小卻。允文入陣。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官軍在中流。衝以海鱗船。敵舟皆平沉。半死半戰。日暮尚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來。允文授以旗鼓。使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亟命勁弓尾射。大敗之。僵尸四千。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允文以捷聞。大犒將士。語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次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敵遣人賁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報以權已從軍法。新將乃李世輔。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

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竟趨瓜洲。漢臣勸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語以敵入揚。必與瓜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願公分兵相助。得李捧軍萬六千。義問亦命存中將所部來會。行抵建康。聞駕將至。卽䟽言敵敗於采石。將微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允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塞瓜洲口。時諸軍皆聚京口。幾二十萬。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大修戰艦。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亮在瓜洲。令衆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還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遂同謀殺亮。明日。金兵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允文馳奏。召對。上慰藉。

嘉歎。語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明年詔爲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逆亮旣誅。敵更新主。彼國方亂。此天相我。以恢復也。和則氣沮。戰則氣伸。上以爲然。旣至。與吳璘議。經畧璘進取鳳翔。復鞏州。孝宗受禪。召爲執政。史浩欲盡棄陝西。詔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前後十五疏。力言恢復莫先於陝西。其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甚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浩忌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棄地事。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史浩誤朕。命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宜撫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詔言此非險要。可寧度外。湯

思退謂允文大言誤國以邀美名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陞顯謨閣學士知平江二年金兵復至上悔不用前言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金遣完顏仲來有所議極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論不果御史章服劾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罷政奉祠歸蜀甫踰月復召至闕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爲製跋陞辭復賜所御雙履并甲冑先被手詔戒九事至蜀悉奉行之尤以軍政爲急閱實行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陣次守輜重汰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命利帥晁公武覈實與洋義士得二萬三千餘與陝西弓箭手合爲一軍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時中蜀十四郡告饑上荒政凡六十五事劾倖獻羨錢卻之五年召

入爲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俊卿同輔政以薦士自任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皆收用之其尤顯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洪适汪應辰上憂兵冗財匱議革三衙雜役汰冗卒無一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旨上怒甚允文請對爲極言體貌之道上意稍解得判福州范成大使金請還陵寢地金人不從且諜報將以三十萬騎還奉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愬亮事必不輕動迄無他虞屢疏請建儲乃詔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允文又奏胡銓當留經筵不當以言去銓薦朱熹上以問允文對曰熹不在程願下遂召熹不至八年正輔相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上欲以曹勛爲樞密允文謂其人品卑凡不可用殿中侍御史蕭之敏論允文擅權允文請罷太上聞之曰采

石之功之敏。何在上爲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名歸以闢言路上以其言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奉命選諫官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鏗亮文學推重於時論薦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輒賜第進官允文爭之不得。因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宣撫四川封雍國公。陞辭御正衙酌酒遣之。諭以進取之方。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爲捐宣司錢三十萬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以踰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荅曰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思其沙汰之功贈太傅諡忠肅。早以文學致身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慎勤恪孜孜無貳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十卷經筵

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子公亮公著孫
八人皆好修惟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觀書過目成誦廷試
第一孝宗在建邸入侍愛其風度峻整授平江倉判金亮死衆
皆言乘機進取克家獨移書宰相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恐有
後悔俊卿康伯歎其遠慮召爲祕書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
數見條上六事正心術立紀綱救風俗謹威柄定廟算結人心
語甚切直遷中書舍人使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卽館宴
射連發中的還遇會慶節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
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著爲令郊祀雷震復條六事遷
給事中遇事不當執奏無隱嘗言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固
知無益然以空言爲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

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復列欺罔苟且循默奔競四條手筆獎
諭乾道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年參知政事眷
寵優渥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金索所獲俘尋彖未已克家請築
楚州城環列師于外邇賴以安在政府與允文可否相濟不爲
苟同每薦其靖重有宰相器皇太子初立請選置官屬增講讀
員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中外稱其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
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兵
事以川川爲先今用度不足何以聚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
朝面諭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與允文共政御史王希呂劾張說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郡
允文繳回上益怒克家言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
體也上怒爲稍解遂薄其罰一日語以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

愈勝天顏悅懌朕不勝喜對曰堯以未得舜爲已憂今旣得舜
悅樂固宜其獨高五帝之壽者以此允文罷克家獨秉大政近
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怒公議不與謀中傷士夫
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俄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
境以正其禮議不合求去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
上問以治效勸無求奇功旣而三省密院移牒泗州敵果不從
復遣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其謀
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綽有治績九年復右丞相封儀國
公有疾命與內祠兼侍讀賜第行在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堯
年六十遺奏上爲之垂涕贈少師諡文靖其爲文渾厚明白自
成一家辭命尤溫雅人以是稱

曾懷字欽道公亮玄孫初爲金壇主簿高宗南幸以攝宰事命

鞠毘陵吏張元貸民錢面奏於法無礙上嘉獎令記姓名擢知
真州訓民兵有紀律督府張浚大奇之乾道初擢戶部侍郎奏
言臣不敢進生財之說亦不敢進苦節之說但量入爲出以天
下之財足天下之用上悅拜爲尚書出知婺州召還賜進士出
身面賜御書松賦以勉之其卒章曰植爾本根盤厓涸泉茂爾
枝葉凌雲蔽天以示梁棟之用八年拜參知政事遷右宣奉大
夫右丞相兼樞密國用等使封魯國公懷身軀瘦瘁命後苑別
製金帶輕小者賜之在位逾年嘗自語曰事大者視之以小事
小者視之以無庶幾天下無事人以爲名言先是臺臣詹亢宋
季棠論懷以爲誣罔請下大理案之無實二人皆貶懷復相位
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謀奪其位憲又坐罷懷乃固以疾辭罷
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祠卒于吳門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登進士調寧德簿改於潛令更戶版積弊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績聞上名對擢知常州水潦爲災發倉爲糜以食饑者疫復大作單騎徧問醫藥自隨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有聲薦於上卽擢知秀州帝信重衡如此尋除太府少卿奏合肥瀕湖圩田四十里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獨租稅二三年後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奏私販之害命置官三人於淮南之通州浙東之明州浙西之秀州稽亭戶多寡隨時給以本錢收其委積擇廉能吏時察之事皆稱便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皇制

舉對策語近訐直置黜等衡奏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特賜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措置民兵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名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進戶部尚書淳熙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建議二事一收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並以京會立限更易從之北界有寇數萬在商虢間已納款遣人致書允文不報衡奏納之數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賜坐從容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云流通終未盡愜人意卽今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令用上下庫黃白金并銅錢及內藏庫物蜀中錢物盡易其數專命卿措置不久而辦真宰相材也一日曲宴凝

碧殿上論古今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衡奏聖君不常有由商歷
周稱極治者數君若求其實無逸一篇萬世龜鑑願陛下恒留
諸心治日多矣上又言朝廷用人不可有黨衡奏如唐牛李之
事皆緣主聽不明故有此禍陛下英明聖武誠非是比一日御
批臨安府寶思永特與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
則考舉磨勘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司
諫湯邦彥恨衡薦往使金以爲擠已奏衡嘗對客有訕上語上
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
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得自便復官與祠卒年六十二贈資
政殿學士爲人自負才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
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省試第一允文撫蜀辟幹辦公事入薦于

朝名見便殿孝宗奇之除祕書正字極論恢復上喜云功名當與卿共除右史館伴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披露事情上夜召問具以所言對及辭故事當用樂值郊祀致齋雄奏樂不須舉上難之又奏金使必然從順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遂不用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自選人入館未滿歲除中書舍人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歸諸陵梓宮遣雄往賀生辰因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之儀既見金主與爭辨數四廷臣屢唱起雄請益力必得乃已金人目爲龍圖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語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舉孟子論王道以復上曰近世士夫好高論耻言農事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甚詳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爲務且又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

祗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索理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願以是言書之時政記四年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以復仇爲言未嘗離口朱熹累召不出請處以外郡得知南康軍上怒熹論時事令雄分析雄奏願陛下天涵地育置而不問乃止又乞降旨與紹興帥張津所獻羨餘錢四十萬緡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以顯聖主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猶有言其私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卿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力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王簡以無故事改知瀘南安撫使移江陵大加浚築民不告擾光宗將受禪召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除潼州。改隆興。紹熙元年。坐所薦舉賄敗降封益川郡公。削食邑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進士。爲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許以公輔。後因帥蜀辟真幕府。尋遷校書郎。朱倬薦除監察御史。轉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特祿。以括囊爲智。引去。爲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獪。大將劉寶措克皆劾罷之。又陳治內三策。正心御寶。慈儉去壅蔽。治外四策。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祕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恭王夫人李氏生子。擴淮白于執政。以爲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皇長子鄧王夫人乃錢端禮之女生子。挺怒其稱嫡。上亦謂適啓邪心。命出知建寧鄧王薨。

恭王立爲太子。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帝褒之。令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封還龍大淵贈太師張說除太尉誥。敕俄兼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體。命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奏辛棄疾上平茶寇功。太監庫彥威征蕃部蠻田洪。征靖州蠻。皆戰沒。反罪以失利。夫功濫不核。何以服衆。戰歿若罪。何以勸來。所薦軍帥吳拱。郭田。張宣。又皆稱職。上稱其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守法所言甚善。擢同知樞密院。四年。參知政事。中書久闕。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授官惟論賢否。罔事形迹。鄉里故舊一視其才。不敢徇以已私。五年。擢知樞密院事。時宗室與武臣獄祠員多。或言宜省。淮奏姑宜仍舊。謂無大故而棄親固不可。壯用。

力而棄老尤不宜又命棄疾平寇江西王佐平寇湖南劉焯平
寇廣西皆處置得宜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不及
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制下甘雨如注士夫相賀上亦喜命
盡蠲諸郡口算并絹錢一年八十餘萬緡趙雄罷蜀士在朝者
皆有去意淮以次進遷蜀士乃安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
上卽斥之章穎論事征直將罪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
以言相高此風可賀黜之適成其名上悅穎復留時以荒政爲
急淮請以李椿年除長沙帥朱熹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成都
闕帥上問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對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
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
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

弘簡錄卷一百一十
盜賊豈可不以開鎮江餓民強借菽粟執政欲繩以法淮曰令
甲餓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思爲升等淮曰八人得
之則百人援之不可獎願以執政客補官求詣銓曹淮謂此門
不可啓拒之尋上章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又辭乃改
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對母
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
六年薨計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諡文定

弘簡錄卷一百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三

周必大 留正

趙汝愚

子崇憲

葛邲

高祖密曾祖書思祖勝仲

韓侂胄

余端禮

京鏜

謝深甫

陳自強

錢象祖

祖端禮

周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其先鄭州人祖說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早卒必大少英特母督課登第授徽州戶曹舉博學宏詞遷建康教授轉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祕書正字俄兼國史編脩改監察御史孝宗踐祚擢起居郎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但分章析句乞從容訪問

務裨聖德究治體上納之命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時久缺左
右史記注壅積令如舊制兼修月進尋權中書舍人上以蜀邊
爲憂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又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翟婉
容下官吏轉行礙法曾覲龍大淵遷知閤門皆不奉詔有旨切
責曰給舍爲人鼓扇若太上時安敢爾必大退而待罪旬日又
申前命必大竟不行遂請奉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提點福建
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以
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鄭問草詞上親改竄末
引漢宣帝之言明示好惡必大因奏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
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
號稱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帝知真儒
何至維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德壽加尊號以

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迺徽宗表及元和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議受書禮使。具國書稿畧。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亟之曰。朕未嘗論意。而能道心中事。尋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再權禮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上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言。必大條奏。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邊將數易。是責任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長吏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上嘉納。爲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以代民輸復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怒其論張說遷官事。罷知建寧。稱疾而歸。久之。召除敷文閣待制。兼職如故。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擢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勸上

儲材以備他日。昔太宗所儲爲咸平嘉祐之用。仁宗所儲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喪士氣。秦檜忌刻人才。流弊至今。願痛懲之上。以講習武事。日御毬場。令武士擊毬。必大力陳願自受。上輒改容謝。時太子亦與司天奏金宿近前星上俾語。太子對曰。子職以順令爲常。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之。自今勿命可也。轉吏部侍郎爲翰林學士。上欲得人共職。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且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歷陞禮吏二部。尙書兼承旨學士禮官。議明堂典禮。廼定圓丘合宮互舉之議。以進。久雨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從之。必大在翰林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除叅知政事。每遇大事。宰相不能處。輒以數語決之。上問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議事。何獨無一語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

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沿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敢自是乎自今惟小事無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恐無以應必大日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其如公論何有介叔虜援求爲郎者上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尋改知樞密院奏山陽控扼清口舊屯軍八千今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不若歲撥揚州武鋒軍三千足之鄒杲又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屬喉襟乞留兵二千守江陵金人還上京上諭且分諸將出鎮必大又奏敵惴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淳熙十一年進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又創諸軍點試法以時點名察其能否有自

外解發亦親閱之。主帥惶恐無敢容私。池州李忠孝奏罷正將二人。上稱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闕帥臣請令侍從管軍共薦毋得私舉。或傳大石林牙與金忽魯交兵。分據上京。必大勸上勿輕信。既而果妄。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蠲秀州總制錢二萬舉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自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已也。高宗升遐。攝太傅爲山陵使。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至金。必大言：『今昔事殊。不當曲徇。賀正使至。或請易服御殿。必大執不可。乃縞素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孝皇獎勞再三。且諭以朕將倦勤。正須卿留。』對曰：『聖體康強。何遽至是？上曰：『事莫大於宗廟。而孟襲多以病。』

攝禮莫重於執喪而不得常至德壽宮欲不倦勤得乎因密賜
傳位親札同留正議拜左丞相封許國公命預草詔專以奉几
筵侍東朝爲言二月辛酉朔降詔必大奏自今不得日侍天顏
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立問當
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進少保益國公李燾草二相制抑揚
不同遂求去何澹因舊憾劾之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
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又坐所舉監文思院常良
孫犯賊遠配降封榮陽郡公寧宗卽位求直言奏聖孝敬天宗
儉久任四事慶元初加少傅致仕韓侂冑使御史施康年劾其
首唱僞徒私植黨與降少保嘉泰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
九贈太師諡文忠御題神道曰忠文耆德之碑生平篤意正學
其徒多依之自侂變後悉皆屏伏餘者改易衣冠以自別異晚

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奉旨撰選德殿記皇朝文鑑序又建三忠堂祀鄉人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父胡忠簡銓爲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從效六世孫登進士授楊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嚴立海防民不敢犯擢知番禺龔茂良薦赴都堂審察虞允文奇之名對言國家多事當使文武並用孝宗採其言下三省施行遷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謂其議論耿耿諭輔臣除軍器監簿歷考功郎官言葉義問督師寡謀幾至敗事不當諡恭簡下太常更議時論熈之歷起居舍人時記注上得進御正言非設官本意自今乞免許之尋權中書舍人光宗時爲太子頗見稱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俄兼侍

講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論張說子薦往視鎮江賊艦挾勢遊
觀沉舟溺卒不當與承旨洪邦直與邑人構訟不宜任御史皆
封還詞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
相位不愜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語觸時宰除顯謨閣直學士
出知紹興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奸賊詔覈實正力明其非辜
御史怒并劾正降待制奉玉降觀祠尋復知鄴州奏減上供米
進虜圖開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以簡素聞平西蜀折
租似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酋那兒結越大渡河侵漢
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畧擒之以歸進敷文閣學士詔起行
在歸裝僅書數麓人服其清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
五年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將內禪拜右丞相上顧光
宗語以留正純誠可託受禪加正奉大夫以奏罷姜特立壽皇

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奏言陛下祇一皇子嘉王居宮牆外。非便。本朝故事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矧今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厭踰月不報復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眞仁二朝典故。并呂誨張方平所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安。平乞歸政。不許。壽皇聖政錄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姜特立又名赴行在。正引漢明帝館陶公主。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二事。奏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卽待罪。六和塔又奏近年不知何人進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夫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斷無疑貳。則可以同執。間出於非。或致議論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

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至范村不許會冬至
將上壽聖太后尊號冊寶以正攝太傅爲禮儀使遣左司郎官
徐誼諭旨復入都堂視事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壽皇疾
革數請車駕過宮上拂衣起因引裾泣謀隨至福寧殿門退而
上疏言極激切及崩上復有疾未能執喪正辛同列首發大議
乞早正嘉王儲位方擬指揮以上疾宜立皇太子監國付學士
院降詔從臣鄭澁奏與正同尋有御筆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
正見之恐懼佯作請對復不報卽出國門而趙汝愚以內禪請
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禪位他日必難處與所論違遂
中夜肩輿逃去寧宗立名還以爲大行撥宮總護使入賀請車
駕一出慰安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
進少傅屢辭不拜奏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遇事每當從簡

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願爵論功之時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口往來之地因怒而退會經筵晚講賜坐奏不敢當上不憚侍御史黃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又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逮及下耶積數事失上意侂冑從而間之罷爲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又以張叔椿論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所知正謂若留此人班行朝廷必不靜除爲大理寺簿深以爲恨至是爲諫議論正四大罪引用僞黨同危宗社張釜又言之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任給事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州許自便提舉洞霄宮上章納祿詔復光祿階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致

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爲人謹守法度愛惜名器人不可干以私首引趙汝愚從班卒與共政川黃裳爲翊善號稱得人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及視朝廷會更蜀師代以戶部侍郎丘密侂冑爲其地使曠世襲正又力請留曠環衛侂冑反之卒以致變至於出處大致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正客范仲勸嘗對人言趙爲同姓之卿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泰丙端皆爲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趙汝愚字子直父善應見孝義爲人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登

進士第一調寧國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孝宗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遷校書郎祖母計歸改著作郎知信與台州遷江西運判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權給事中論內侍陳源不得兼兵職又奏舊制密院文書皆由門下省張說不應變制詔皆從之俄權吏部侍郎兼右庶子除集英殿脩撰帥福建陛辭上言國計四大事淳熙十一年進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請漸抑吳氏兵權諸羌相挺爲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名還未至值光宗受禪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改知潭州轉太平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奏郊恩太濫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乞罷其任立爲定法上不朝重華宮汝愚往復論諫上意悟與后詣北內從容竟日兩宮之情復通四年知貢舉與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及

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奏以非祖宗故事給事中黃裳言
汝愚奉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詔補義端外
郡遷汝愚知樞密院事入對言臣非敢久辭以嘗論朝廷數事
言未見用今陛下已過重華復留正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
臣心不敢安乃以張詒代吳挺始受命時光宗之疾生于疑畏
故乍疑乍悟汝愚患之值壽皇不豫寢劇上時御後殿丞相同
兩府入請詣重華侍疾上輒疑遽起入內越二日又詣有旨令
知閣門韓侂胄諭宰執並出衆遽出都門俟命壽皇聞之憂甚
嗣秀王伯圭傳上意令宰執復入侂胄言昨傳旨令出殿門非
都門也請自往宣押乃還六月丁酉夜帝記作戊戌重華大闢扣宰
執私第報壽皇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益疑不出持其劄不上
次日視朝汝愚以劄付提舉重華宮關禮附進上乃許過北內

至日晨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不許。因附奏。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疏。又不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乃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是時正汝愚之意。本以國本係於嘉王。非面陳不可。欲因簾前奏。審宗社大計。使命出簾。帟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玘素畏慎。直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以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奏請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擬旨以進。乞上親批。留正見御批八字。大悞。伴作于庭。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般帥

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同宗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相對而泣。微及內禪意。彥逾喜。汝愚知其與杲善。繆謂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請任之。約明日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願亟往。遂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須。有頃彥逾至。議遂定。復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因薦侂冑。使以其意轉聞。不獲命。明日往。亦如之。侂冑逡巡將退。適關體就問。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驚問故。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耳。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倚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

后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后令傳諭曰：事順則可，令好爲之。禮出語侂冑，令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執政陳騏、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王入。汝愚率百官詣簾前，取太皇太后處分。奏曰：禪位事體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擬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卽袖出所擬指揮，以進。親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適符前夢云。因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尚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卽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除汝愚兼權叅知政事，命朱熹侍經筵，悉收召士君子在外者。除汝愚特進、右丞相，以同姓力辭曰：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命爲樞密使，又辭。

乃拜光祿大夫汝愚初倚留正共事及議擴宮非永制欲改卜
山陵與正議不合侂冑因而問之出正判建康汝愚怒侂冑不
先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慙忿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
見之然終不懌去朱熹言當酬以厚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
制不以爲慮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度去熹因講畢極
論之退復具疏諫內批遽除熹官觀汝愚袖批還上且求且拜
侂冑怒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彭龜年論侂冑竊弄威福
又逐朱熹太暴內批龜年與郡侂冑勢益張日夜謀引其黨以
損汝愚彥逾亦以事定爲功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恆與侂冑
合謀陞辭日盡疏時賢姓名指爲汝愚黨自是上疑之會黃裳
羅點卒侂冑擢其黨京鏜以代汝愚始孤立天子益無所倚信
而陳傅良吳獵劉光祖等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疾正士如仇

警而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宗社乞罷其政遂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乃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中丞何澹又劾之落職罷祠罷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竄太府丞呂祖儉編管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等數十人以救汝愚也監察胡紘又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道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卽日怡然就道謂諸子曰侂冑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爲守臣錢蓋所窘以暴疾薨天下莫不冤之有旨復官歸葬旣而中止平生學務有用常以韓范富司馬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所著詩文十

五卷太祖實錄舉要并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自奉其約爲
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聚族以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
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嘉泰二年僞黨寢
解追復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少保嘉定元年侂冑誅追復
官爵諡忠定加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嘉
熙初加封福王進周王子九人長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及
第時汝愚侍殿上降再拜以謝初任保義郎監饒州酒庫換從
事郎撫州推官父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幹辦公
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既貶死崇憲痛父非命閤門飲泣終喪
不飲酒御內久之詔復汝愚故官崇憲始以奉議郎知南昌縣
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拜命感泣疏辭以爲先臣之冤
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也俄改監

行在都進奏院復申奏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如公論果謂誣
蠹乞昭示中外申飭史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
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矣又疏請正汪義端行詞之冤究趙師召
妄進封事之罪竟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奸毀龔頤正續稽古錄
之繆詔皆從之其後玉牒日曆所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其請
也歷太府監丞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上言今日有更化之
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褒
錄存者未悉顯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
豈惟獎激弗加兼亦罕見施川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
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又勸上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
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
以宜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

懇言之請外知江州修陂塘數千所民苦和糴及負茶引錢設
法蠲之擢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仍
兼帥事復其父所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疾病者得藥與食立
規約數十條收棄兒鞠之又訪社倉利害更張宿弊台爲兵部
郎中改司封遷直祕閣知靜江廣西經畧安撫使蠲陽朔修仁
荔浦之賦靖黎羅諸洞寇欽之變復以根本單虛移宜州古縣
之戍於歸也要害之地朝廷頗采其言尋卒

葛邲字楚輔江陰人徙丹陽吳興世以儒學名家自高祖密高
伯祖宮以下五世並登進士三世掌詞命人以爲榮宮字公雅
善屬文除知南充值東川饑部使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改
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依山澤爲盜吏民莫敢捕宮遣沙縣尉
許抗諭降之徙知滁秀二州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

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一密由光州推官至太常博士致仕終年八十四爲詩有西崑高致曾祖嘗思訓建德簿授劾歸養近臣表其志行起爲泗州教授迎父偕行歷封丘簿連水令卒年七十三特謚清孝祖勝仲字魯卿林希薦試學官復登詞科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獻賦中書第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皆從臣提舉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詔議僖祖原廟與石公弼不合坐責知休寧尋復職權國子司業命教諸生習雅樂成日遷太常卿詔續歐陽脩太常因革禮初止百卷增爲三百卷欽宗升儲兼諭德獻仁孝學三論復採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以不從李彥括田不與朱勔白雀罷歸建炎中起知湖州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羣盜知其有備引去歲饑發廩振之

民頗以濟丐祠歸卒年七十三諡文康父立方官至侍從鄧少
警敏業夢得陳與義稱爲國器初蔭授上元丞縣當敵衝調度
百出不擾而辦留守張浚重之御史蕭之敏薦除國子博士輪
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除著作郎權直學士院
改右正言首論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
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雜下都稅務紹興間
所進茶鹽歲額一千三百萬緡乾道後增至二千四百萬成都
務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
終民力重困至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
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一倍者毋更立新額
庶少蘇疲氓上特召見復令條陳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
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應詔言虞允文制國用

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益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陞其勢必至培植刻取償望益精其選遷紹事中繳奏張說子凝除知閣顯仁姪女夫裴良琮落階官又言廣西議更鹽法前時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貲今復議行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同知密院爲東宮僚屬凡八年孝宗書安遇二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鳳和魯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叅知政事勸上專法壽皇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右丞相爲人躬履實踐不爲浮虛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五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起判紹興府簡期會親錢穀理獄訟不以相

臣貴重而簡細務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幾年六十
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三百卷詞業五十卷
冊曰兩朝大事不可搖奪夾日乘龍天胡降制賢哉關闕
有功不伐懿矣葛公五世秉笏

韓侂冑字節夫琦曾孫父誠娶憲聖皇后女弟仕至保寧軍承
宣使侂冑復妻憲聖姪女以陰歷閤門祇候宣贊舍人帶御器
械淳熙末領武功大夫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趙汝愚議定策
時侂冑往來傳道憲聖語頗有微勞語在汝愚傳寧宗既立侂
冑請推定策功汝愚辭曰吾宗臣汝外戚何敢言功僅遷侂冑
宜州觀察兼樞密都承旨始大觖望然以傳宣詔旨寔見親幸
又托肺腑時時竊弄威福黃度朱熹彭龜年相繼斥去侂冑進
保寧軍承宣使自是益用事與同知閤門雷川劉敦相厚善敦

頗知書自負亦以汝愚議內禪時弗使已聞內懷不平見侂冑怨汝愚深謂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恐不免嶺海行矣侂冑愕然問計攷曰惟有用臺諫爾又問若何而可攷教以御筆批出一時言路悉用其黨汝愚始危侂冑欲逐之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誣爲同黨則一網可盡也李沐遂奏汝愚同姓而居相位將不利社稷上疑之又設僞學之目指汝愚爲首益川何澹胡紘網括知名之士條奏汝愚有十不遜語必置之死又忿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冑令劉德秀論其引用僞黨罷去加侂冑開府儀同三司時迎合者皆以攻僞學爲言然尚懼清議不欲顯斥熹侂冑意猶未快以葉翥嘗要倪思論僞學擢爲執政陳賈素常攻熹名除兵部侍郎與臺察沈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冑

大喜卽日除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沆
請令省部籍記其姓名姚愈請降詔嚴禁皆得遷官施康年陳
譙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官路張釜張巖程松皆由此
秉政云四年侂冑拜少保封豫國公追諡其父五年進太保六
年又進太傅封平原郡王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黜之侂
冑使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欲追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
問下大理鞠問張仲藝力爭乃止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
學不可禁請誅侂冑用周必大爲相侂冑大怒杖祖泰流欽州
必大亦坐貶侂冑又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
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京鏗
死侂冑意亦稍厭張孝伯謂不弛禁恐不免報復之禍乃還趙
汝愚朱熹職復留正周必大徐誼等爵秩僞黨之禁寢解嘉泰

元年拜太師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用文彥博故事平章國政侂冑繆辭謝乞致仕不許羣小阿附勢焰熏灼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言路阨寒舛月舉論二三常事謂之月課或有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矣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詔中外諸將密定行軍之計陳自强乞命兼領平章鄧友龍等繼請特除平章軍國事太常齋遶李壁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班序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昵蘇師旦爲腹心躡除定江安遠軍節度使於私第置機速房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又自兼國用使司諫易被少卿陳景俊博士錢廷玉皆爭言恢復計侂冑復日一朝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郭倬等俱敗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侂冑急乃出家財二十萬

助軍以丘宗督視江淮軍馬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
蘇師旦鄭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金荅書甚倨謂師旦等
安得專且多所要索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
尚未許會宣撫使郭倪戰敗吳曦又叛舉朝震駭倪胄遣遣方
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
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數千萬而縛送詐譏用兵之臣信孺
歸微及之大怒罷和議起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
以殿前都指揮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時公私之力
大屈蜀口漢淮民死不可勝計倪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資善
堂翊善史彌遠陰謀誅之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
乃得密詔翌日伺其入朝夏震以兵三百呵止於途擁至玉津
園側殺之斬蘇師旦於廣東倪胄凡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

權震宮內。嘗鑿山爲閣。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皇疇昔思
政之所。假然居之。老宮人見者。往往垂涕。顏斌草制。言其得聖
之清。易拔撰荅詔。褒爲元聖。四方投書獻頌。謂伊霍旦奭。不足
以擬其勲。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彝乞置王府官
屬。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
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至是皆論罪。杖徙餘數十人。縱遣
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物。其僭素極矣。始熹與龜年論奏
時。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意。使再有一人繼言去之。易爾自
劉攽教其稔惡。卒至禍國喪家。攽之罪深矣哉。嘉定初。金人求
函侂冑首。乃命臨安府斲棺取其首。遺之。無子。以魯直子爲後。
名玠。削籍流沙門島。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登進士。知烏程縣。蠲民丁絹錢歲凡六

萬緒名對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聾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外。講盟好。內修武備。使種蠡陰結。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遣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所謂先實後聲也。今欲謀恢復。其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幾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因其內學而擊之。若單于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持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踴其後而威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可謂通達事體矣。遷監察御史。歷大理太常。二少卿。詔以來。

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
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
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
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之事耳事有不同未可從之詔與中
書再議云禮可以義起端禮又言凡禮當論大體古者郊而後
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若如明道之
制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
禮始雖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俄權兵吏二部兼太子詹事出
知太平光宗立名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陛下孝於壽皇
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
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
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

州還爲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
康紹熙四年名拜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與趙汝愚合奏請
易蜀帥上意未決端禮居家待罪復言所請爲全蜀與東南計
今若置匪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奈何遲遲不報人
將生心壽皇崩首贊宰相留正當如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
殿故事請太皇太后代行祭饗之禮乃始以聞及汝愚得請皇
子嘉王流涕固遜端禮奏太上遑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
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國家宗社計
也奈何堅持退讓將守區區之小節而昧天下之大計乎上始
矍然收淚側身就御坐之半復再拜固請乃正御坐進知樞密
院兼叅知政事與汝愚同心輔政嘗言士論未一非處恭不能
任及侂冑漸竊威柄謀逐汝愚端禮不能止但長吁而已慶元

元年代爲右丞相頗知擁護善類侂冑憾浙西常平黃灝以放
民租寬遂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皆與執奏然竟不能免
呂祖儉南還亦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丐去不許入見上言
今除從官諫職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上不省二年進
左丞相恒抑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頂之判潭州移慶元拜少保卹國公致仕薨贈太傅諡忠肅
子礫工部尚書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登進士龔茂良帥江西異之給事中王希
呂言其蚤登儒級試令有聲求執法官此其人也得引見問政
事得失時孝皇初政羣臣迎合多言恢復之功且難可望鏜獨
論天下之事未必驟如人意今日民困兵驕士氣頹靡上以其
言切至擢爲監察御史累右司郎官接伴金賀生辰使上方居

上書乞斬朱熹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相與講明其學耳有何罪嘉狂妄當行遣以禁其餘尋乞骸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平生出處之迹若無可議然嘗一劾陳傅良再論趙汝愚史皆泯沒其言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國王諡惠正

陳自強字勉之閩縣人嘗爲侂冑童子師登淳熙進士慶元二年入都待銓欲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其家爲言於侂冑一日名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爲設茵褥于堂向之再拜徐曰陳先生老儒沮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簽書樞密院事由選人至兩制纔四年嘉泰

元年叅知政事踰月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泰
三國公侂冑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
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
下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劄送侂冑家須用乃填三省不
與聞也適都城火所貯一夕煨燼侂冑首遣之萬緡執政及列
郡聞之莫不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失之數自爲國
用使措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冑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
率同列援引典故居然當之每呼侂冑必曰恩父又曰師王語
人恒願一死以報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思旦爲叔侂冑將用
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乃薦陳景俊以往吳曦有逆謀求歸蜀
厚賂自強語侂冑曰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迨侂冑誅
先一日周筠謂事將不善自強議用林行可爲諫議欲盡擊謀

仇胄者是日行可方對自強坐待漏院卽日罷出國門追三官
永州居住又貴節度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其家議者謂仇胄
奸兇誤國自強實爲之表裏而縱賊之叛尤宜明正典刑竄徙
未足蔽辜云

錢象祖吳越王裔孫祖端禮字處和以恩補官通判明州治有
聲累加直祕閣右文殿脩撰高宗以爲材擢知臨安府版曹權
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建言易楮爲幣以資國用卽委端禮
經畫分爲六務出納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爲湯思退所喜真
除吏部侍郎時孝宗銳意恢復端禮與尚書韓仲通論經費所
入有限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因奏
恢復未可必經度目前所用且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
早決和戰爲社稷至計乃以充淮東宣諭使一意附思退詆張

浚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遂罷浚都督自此議論歸一思退復留端禮又疏言遣使發兵並行不悖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若必待書至而後遣設或有見脇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無何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寇命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諭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俄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請以王抃持誓書與金帥議和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除叛亡不與餘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金皆聽許兩好復成除端禮叅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自以首參默覩其位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御史唐堯封言帝姻不當執政不報館閣士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鄧王立爲太子遂引嫌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洞霄宮起知寧國移紹興
在任貪暴多籍人財產有詣闕陳訴者爲侍御史范仲芑所劾
降一職淳熙四年八月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忠肅象祖以蔭
入官嘉泰四年爲吏部尚書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因諫
用兵侂冑責其懷奸避事罷爲資政殿學士俄奪官貶知信州
明年而政成大新學宮置明輝閣以延文士一時士習爲之不
變復除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會楊后謀誅侂冑俾其兄次
山與史彌遠謀彌遠轉告象祖首以爲然以告李壁謀計已行
象祖猶欲奏審璧恐事泄乃已侂冑已誅三日象祖等俱赴延
和殿以告帝猶未信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罷政
自强卽上馬回顧曰望大參保全乃以誅侂冑事移書金行省
三遣王柟賫書請復川陝關隘開禧二年十二月授正奉大夫

爲國用使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嘉定元年轉左丞相除特進兼
太子少傅十二月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卒追封魏國公
諡忠靖

冊曰方霽忽翳妖變爲魔騰沸傾翻人將奈何天定可期
虺鼠日多斯文公誼惟此不磨